



译文
新流行
罪案实录

〔美〕珍妮·博伊兰著 张亚东 译

为罪犯画像

PORTRAITS OF GUILT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罪案实录

为罪徒画像

—PORTRAITS— OF GUILTY

〔美〕珍妮·博伊兰 著 张亚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罪犯画像/[美]博伊兰(Boylan, J.)著;张亚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9
(译文新流行·罪案实录)
书名原文: Portraits of Guilt
ISBN 7-5327-2798-X

I. 为... II. ①博... ②张... III. 侦探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141 号

JEANNE BOYLAN
PORTRAITS OF GUIL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by JEANNE BOYLA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OCKET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图字: 09-2001-117 号

为罪犯画像
[美] 珍妮·博伊兰 著
张亚东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79,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798-X/I · 1618
定价: 19.00 元

译者前言

二十多年来美国多数大案要案(包括震惊世界的俄克拉何马联邦大楼爆炸案)的侦破工作中都响着一个名字:珍妮·博伊兰。美国高航爆炸案凶手十几年中连续作案数次,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侦破,美国民众长期处于恐怖之中。1998年凶手终于被缉拿归案,其中珍妮·博伊兰绘制的嫌疑犯画像起了关键作用。珍妮·博伊兰在本书中记叙了自己多年来绘制画像协助破案的经历,以事实论证了见证人的情绪、心理、个体差异对个人观察、回忆的影响,同时呼吁办案部门迅速改革案件侦破过程中绘制画像的传统方法;另一方面,书中作者的经历也是对当代社会中个体追求自我实现时痛苦、曲折历程的真实写照。书中还从侧面展现了当代美国的社会的许多问题,如抢劫、凶杀案

层出不穷；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精神空虚；司法部门官僚作风严重；毒品广布等，这对有些人对美国社会的过度理想化认识有生动的教育意义。

本书以第一人称写成，以作者自己的事业发展为主要线索，串起了她本人亲身经历的许多案件。珍妮·博伊兰高中毕业后远离家乡独立生活、求学。其中半年勤工俭学的内容是协助警察采访见证人，就这样她无意中触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全新领域，在此过程中她发现不同见证人对同一个嫌疑犯的描述不同，他们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对此也有很大影响；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部门绘制嫌疑犯画像的传统做法有相当大的纰漏，他们忽略见证人的个体差异和情绪、心理影响，在一系列案件中都遭遇了惨重的失败。珍妮·博伊兰后来在这个领域潜心钻研，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有关办案部门和大众通常以为，一张嫌疑犯画像成功与否主要在于画家的艺术才能，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它取决于能否从见证人身上得到完整、准确的信息。联邦调查局或警察局的画家约见见证人时，通常会就见证人表格上事先列出的一系列问题径直提问，有时出示给见证人一系列人脸五官的照片，让他们从中选出嫌疑犯的五官，然后拼凑成一张脸，结果绘出的画像绝大多数情况下与真人本面目大相径庭，发布后产生大量错误的线索、贻误了最佳破案时机，罪犯却逍遥法外，甚至继续行凶，公众对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失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错误的画像和见证人谈话的错误方式使见证人的记忆受到严重破坏。珍妮·博伊兰常在这种情况下被邀入案。她认为每一个见证人对嫌疑犯的认识与描述参照的标准不同，比如对于同一个嫌疑犯，一个亚洲人可能认为他皮肤白皙，一个高加索人可能认为他皮肤偏暗，不同见证人对嫌疑犯的描述有偏差，往往证明他们可信而不是相反；她熟悉心理、情绪对见证人记忆的影响，与见证人谈话时总是先与对方建立起信任，使对方完全放松下来，从而达到见证人从潜意识领域挖掘出最真



实可靠的信息,就像越过浑浊的水去捡一枚落到河床底部的硬币。珍妮·博伊兰凭着自己的技能、耐心、同情心和忘我的投入,绘出的画像常常与嫌疑犯本人惊人地相像,很多案件因此很快产生结果,如波莉·克莱斯案、贾斯廷·琼斯案、俄克拉何马联邦大楼爆炸案、戴安娜·奥尔蒂斯案、高航爆炸案、鲁丝·梅耶案、马丁·甘兹案、科拉·琼斯案等等。

她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回报,1994年她获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别贡献奖”,成为1997年度“商界和职业妇女七项大奖”的获奖人。不仅如此,她还受邀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就案件的侦破情况发表讲话。她持之不懈地呼吁,希望有关部门改变向见证人取证、绘制画像的传统做法,希望他们像保护指纹证据一样保护见证人的记忆。后来她成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之一,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

与上述主线相辅而行的是作者感情生活的发展。珍妮·博伊兰为从事自己的事业在个人生活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感情将她和罗伯特吸引到一起,但婚后生活暴露出两人间的裂缝和冲突:罗伯特狭隘、自私,缺乏理解与宽容。作者随时有可能因为突发案件离开家和丈夫,办案过程中也可能几夜都不能睡觉。但她丈夫却不能接受她这样随时外出、数日不归的生活,她事业上的成功和随之而至的名利也让他狭隘的自尊倍受伤害。作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试图改变自己、摆脱画像工作,努力按丈夫的标准做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但同情心使她无法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两人感情上的拉锯战和屡屡爆发的冲突终于导致离婚。

本书真实的破案经历与知识性相结合,可读性很强;明暗两条线索使书中的众多案件和生活片段繁简相宜,秩序井然;这些内容主要按时间顺序展开,几次倒叙造成了悬念,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本书塑造了一个“我”的立体形象,“我”在感情、事业上的发展历程其实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个体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对人生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我”追求个体实现的历程深化了本书的思

想深度：人生的价值在于踏实、努力地做事情，实现自己的梦想，造福大众，在时间与空间的空虚中塑起自我真正的存在。作者积极的人生信念对于当今社会中某些人颓废、空虚的思想与生活是一种鞭策与激励。



序 言

我的“孩子们”只活在我收集的照片中,我把这些照片收藏在我梳妆台的抽屉里,像有些寄养家庭的影集一样。我手里、心里珍藏着他们快乐的形象。我不保留那些残酷的结尾的照片,但他们的最后时刻永远刻在我脑子里。

波莉·克莱斯,一个有志于做演员的漂亮女孩,脸上有酒窝。她在睡衣晚会^①上被绑架,被捆起来放在一个陌生人的车后部。这是恐怖的最后旅行,驶过黑夜,驶向永恒。

小兄弟两个,迈克尔·史密斯和亚历克斯·史密斯被套上连衣裤、放在汽车的座位上、系上安全带。他们自己的妈妈把车推下南卡罗来纳尤宁的一个湖边斜坡,两个孩子被安全带绑在汽车后座上。他们被淹死了。

还有俄克拉何马城的孩子们——十九个无生命的小身体被情感上已经疲倦的救援人员从炸毁的日托中心抬出来。他们的生命被一个恶魔吞噬了,他们柔软的绒毛动物还在手边。

我想记住许多天以前他们所有人的样子,在电话召唤我去绘制凶手们逼真的面部画像很久之前他们的样子。

剪报上说我采访“高度创伤的受害者和见证人”有特别的“诀窍”。我打开痛苦的记忆、提问题、听他们讲,搜寻深埋于感情中的零零星星的记忆,最终绘出准确的画像。有时见证人甚至没意识到他们脑中有这些内容。

我的工作方式不囿于传统约束,打破了常规做法。警察局任何凸舌分页手册上都没有讲过我的工作方法,这使我成为讲求实效的破案领域中的一个谜。有破不了的大案时,他们总会给我打电话。

电话铃声打破了我的宁静。电话另一端问道:“你多快能到这里?”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疲倦的侦探、一个绝望的母亲或父亲,或者是某个小镇的警长。

我去因为我不得不去。几年以来,我一直在搜寻改变我生命轨迹的那两张脸:二十一岁、乡村的路上、夜晚、一次强奸,两个陌生人的脸永远烙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时时刻刻在寻找他们。我自己的案子一直没有破。我知道案件没有终结时受害人的感受,所以我能够怀着强烈的愿望为别人或许永远不能为自己提供这样的结果:案卷夹上一个简单的油墨印章“已结案”。

每次电话叫我,我都去。你知道,我没法说不。

① 年轻姑娘穿着睡衣通宵闲谈的聚会。

目 录

序言

1. 一张疯子的脸	1
2. 出格的生活	20
3. 波莉·克莱斯:大家的孩子	37
4. 如果我们能让足够多的人知道:寻找波莉	46
5. 天堂里的眼泪:告别一个天使	68
6. 用心画出来	85
7. 一个特别的家庭	104
8. 盲人看到了什么	113
9.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143

10. 凶手逍遥法外	153
11. “再见,你们两个,我爱你们。” 迈克尔·史密斯和 亚历克斯·史密斯	170
12. 新的开始	191
13. 迅速、果断、严厉: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	203
14. 被告某乙:暗示的作用	229
15. 《新闻周刊》的封面	243
16. 又有一个嫌疑犯	255
17. 修女戴安娜·奥尔蒂斯	276
18. 觉醒	296
19. 《美国最大通缉犯》	306
20. 看着他们的眼睛	319
 后记	 327
作者后记	335
鸣谢	337



一张疯子的脸



珍妮·博伊兰画

“博伊兰小姐？”

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打断了我的思绪。

“什么事？”

“联邦调查局。高航爆炸案我们有个见证人，需要你跟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心在胸膛里沉了下来，压挤着肺部，我变得呼吸急促，不均匀地猛吸了几口气。高航爆炸案件？但他们怎么找到我的呢？一个拖了很长时间的案件刚结束，我很累，在这里只是要换飞机回家。我甚至根本没注意到这个人，他穿着深蓝色衣服，外形轮廓鲜明。我在飞机票上找油笔写的登机口号码时，肯定正好走过他面前。

他会带我到哪里去？为什么是现在？我的脑子飞速转着，想找些解释、找些合理的理由来拒绝。

“但是，我不能和你一起去，我有行李！”

“我们已经拿好了你的行李。”

通常我在机场都是匆匆忙忙的，1994年7月在旧金山换飞机时我难得有个喘息的空。终于可以把最近一个案子的压力抛在脑后：素描做好了，新闻界正在赶出通缉布告以大规模发布。终于，我再过四个小时十分钟就到家了。

我在拥挤的乘客里找着空隙穿过机场过道，思绪飘到我在俄勒冈州班德乡村的家。我想到我们黄色的拉布拉多小狗^①迪伦从木屋的前门里跑出来，沿着弧形的车道飞跑着来迎接我，然后顺着惯性滑到沙砾车道的边上。

我几乎可以闻到热而干燥的空气里诱人的香味，虽然是高地沙漠的夏天，杜松和松树的混合味道里仍然带着炉子里烧松木的淡淡味道。每次飞机上的服务员一打开门，树脂的味道就弥漫进飞机舱，好像是让我确信我是真的到家了。班德附近的居民说，这种粗糙的香味你呼吸的时间长了，就会认为是自然的了。我不知道。我因为工作的缘故离开得太多。

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琢磨受害人和犯罪见证人的心理，捕捉他们的记忆、祛除他们的恐惧、画出他们记起的犯罪人的面部细节，以便罪犯再次犯罪之前就逮捕他们。

我在书上曾看到，有人为了找到命里注定的爱人仔细搜索人群中的脸。我曾经取笑这样的做法，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开始搜寻犯罪人的脸之后就不这样了。

他们的脸经常出现在我面前：每一点细微的不同，每一个角度，每一个阴影，每一根线条。在任何我去的地方，我悄悄地琢磨

① 一种猎犬，为獾与猎犬的杂种，有叼物归主的习性。





着这些脸的形状、颜色和质地。我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眼睛是湿润的还是冰冷的，它们是在拒绝还是隐瞒，伤疤是新的还是已经恢复平滑，皮肤是擦过油的还是受过虐待。

我去调查案件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嫌疑犯逍遥法外，有可能很快再作恶。我被召来画出绑架者、轰炸人、杀人犯或是强奸者的清楚的相貌。

我家所在的俄勒冈班德小镇卧在喀斯喀特山东部三姐妹山脉的阴影中。如果不是因为联邦调查人员的出现而改变了行程，我到家时夕阳的余辉刚好滤过高大的黄松和高地沙漠上长长的草叶。

我穿过旧金山机场去转机门时，新出炉的匹萨饼的香味让我感到一阵饥饿——这对于像我这样闹饥荒的外出旅行者真是恶劣，我们通常是在高档宾馆的小型吧里吃大块的肉豆蔻饼干，喝半温不热的饮料。要吃到热而可口的东西简直是做梦。但是一排排的报纸上面的第一版面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忘记了饥肠辘辘。

当地报纸标题的首行里赫然“谋杀”两字，一刹那间我几乎忘记了我是在哪个城市。报上的事情使我想起阿尔布开克和弗拉格斯塔夫^①，这两个西南部的城市在一段旧高速公路的两端，十六岁的乔纳森·弗兰西亚在这里的一起汽车抢劫案中被残酷杀害。为了认出这个杀人犯，我前五天都在访问别人，绘制画像。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案子不可能有新的进展，但是我走向大厅里的安全检查处时想，说不定会有点早期突破。联邦调查局人员突然在我肩上一拍打断了我的思路。

开始我以为我丢了什么东西，可能是收据。“谢谢”两字正要

① 阿尔布开克是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弗拉格斯塔夫是亚利桑那州中北部城市。

出口,但我转身看到这个叫我的人的眼睛时,马上知道了不是这么回事。我认得这张脸:按规定修理的头发、统一的暗色西装——唯一缺少的就是通常那种修剪到唇角和唇线以上的胡子。他一定是个警察。

一个皮证件盒在我面前打开。“联邦调查局,”他说,然后又抱歉地说,“我是马科斯·诺埃尔,夫人。”机场上的人群继续在我们周围流动,毫无察觉,好像他只不过在问我当时的时间。

他的出现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我的计划将再一次被打乱,我得回到拥有我的工作中去。

我做出一个“职业”的微笑,跟着他走过大厅,离开在机场另一边的我回家的班机。

我们在旧金山机场走过玻璃罩住的古玩展览,诺埃尔探员手臂下夹着重重的三环活页夹很吃力。那些活页夹里塞满了案情报告和有关证明的复印件,包括从嫌疑犯的致命的包裹上取下的已盖销的邮票的复印件。他毫不浪费时间,开始给我很快地介绍了一下高航爆炸案,同时强调了国家安全。

我听着,但是我的思绪时而飘出他的话语之外。有些我不想听。事实上,我一直在想我不得不打的电话。诺埃尔探员在谈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案件,我则越来越担心我丈夫会说什么。他会认为这是职业难以避免的偶然性还是我又一次不守信用?我把这想法推到一边,强迫我自己集中注意力。

为了截然分开我的两个世界,我有时间在家的时候总是尽量避免知道新闻,所以当诺埃尔探员啪地打开他的证件盒时,我还不知道“高航爆炸凶手”是全美通缉的最重要的杀人犯,也不知道他已经连续十五年疯狂地杀人,或者说自从他 1978 年第一次把目标对准芝加哥附近西北大学科技学院的一个教授起,他安置了一连串用废弃的东西做的炸弹。这个联邦警察局的探员一边给我介绍案件的背景情况,一边陪我来到靠近我们的登机口的一个座位。





1979年,这个幽灵一样的爆炸凶手要炸毁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但他做的某个东西发生故障起火,导致飞机紧急着陆,十二个人受伤。如果炸弹像他计划中的那样在航行中爆炸,伤亡将不可估计。

后来他选中了联合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然后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系。1985年,他给西雅图附近波音公司的构造部邮寄了一个炸弹,但是在爆炸还没发生时思维敏捷的保安人员就看出了它。

其他的被害目标就没这么幸运了。到1994年为止,“高航爆炸”造成了二十二个严重受伤者,一个萨克拉门托人被一个伪装成普通包裹的炸弹劈成两半致死。

联邦调查局、美国邮局和烟酒枪支管理局得出结论,这些是同一个犯罪人或团伙的罪行。联邦调查局组织了一个任务组,主要分为旧金山和芝加哥两个办公室。他们把这个案件叫作“高航爆炸”——“高”代表“高校”,“航”代表“航空公司”,这是凶手早期计划毁灭的目标;“爆炸”是“爆炸凶手”的简称。

诺埃尔探员对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这案子对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说并不容易。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嫌疑犯,没有人索要钱,爆炸都没有留下可追寻的线索。爆炸凶手自己制造了炸药并小心去掉了自己作案的痕迹:没有一个指纹,没有一绺头发,没有一丝织物的纤维。但是几乎像嘲笑一样,他用他独特的自制的部件在每一个炸弹上都“签了名”,这种部件用商店里买的简单材料也能代替。

他的炸弹结构精细,在组装之前先把各零件编号,进行分析之后再反复改造组装。他在每一个炸弹里装上一个不可毁灭的部分,上面刻上两个起首字母“FC”——好像是说:“我在这里,我有能力。”然后在把炸弹发出去执行它的毁灭任务前,他会在其中留下一两个线索,经常是和木头有关——木头是他制造炸弹的基础材料和他神秘注解的主要部分。

在八十年代中期,他改变了战术,不再邮寄而是亲自去放炸弹。直到1993年,他没有在媒体出现。同一年,他重新露面,先是往一个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寄了一个书信炸弹,两天后又给耶鲁大学一个计算机科学教授寄了一个炸弹。

然后,好像是要让每个人知道他就在周围活动,他给《纽约时报》的副主编寄了封信,声称他是一个叫FC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那时,珍妮特·里诺是司法部长,以她严肃、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资助联邦调查局调查此事,加紧了原本紧锣密鼓的调查,于是便有了我1994年在旧金山机场被拦住的事。

诺埃尔探员给我讲完了我的任务:我要去见已知的高航爆炸案的唯一见证人。她的身份已经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为了避免被媒体知道,过去七年以来她和她的家人已换了三个住处。

我仔细看了一眼这个老练的探员,他近六十岁,穿着深色西装。在其他的情况下,我会觉得他善良的脸和温和的态度很亲切,或许甚至是有魅力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期限,可以拿他的工作证去换一笔舒服的退職金和一个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证,但是他为了抓住这个狡猾的罪犯,放弃了向往了十多年的东西。

我们排队登机时,当一个调查后备人员给我带来的沮丧感开始消除了。我心里在感叹,等到我见到见证人时,按书本上教授的内容进行的画像过程通常很容易破坏对犯罪嫌疑人面部的印象,这种印象本来就是容易受到破坏的。

简单地说,我通常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努力在脑海中重现一度完整的罪犯形象,这个形象恰恰在试图画出这张脸的过程中被无意破坏。

“这个案子让我发疯,”我告诉诺埃尔探员,“我是说刚脱手的案子,乔纳森·弗兰西亚汽车抢劫/凶杀案有六个月了。你能相信吗?电视节目《未解开的疑团》打电话请我帮忙。他们计划围绕这